

民族语文丛书之一

汉藏语言概论

P·K·本尼迪克特 著

J·A·马提索夫 编

乐赛月 罗美珍 译

瞿霭堂 吴妙发 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

汉藏语言概论

P·K·本尼迪克特 著

(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

特约编辑:

J·A·马提索夫

(伯克莱加利福尼亚语言学系教授)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Paul K. Benedict

Visiting Scholar, Columbia University

Contributing Editor:

Professor James A. Matisoff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译者的话

本书是以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全面论述汉-藏语系的一本著作。作者P·K·本尼迪克特是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特约编辑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语言学教授J·A·马提索夫。作者从事汉-藏语言学研究多年，发表过不少论述汉-藏语的著作和论文。这本书是他和R·谢飞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已完成的《汉-藏语言学》这一巨著初稿的缩写本。由于本书底稿完成的年代较早，材料和观点难免显得陈旧，为使本书赶上现时水平，作者和编者加了许多注解。在注解中作者特别对有争议的语言学问题提供材料或提出新的见解，而编者则补充了不少他对缅-傩语新的研究成果并提供了新的参考书目。因此，注解的篇幅几乎超过正文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在汉-藏语系包括哪些语族的系属问题上，作者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汉-藏语系包含汉语、克伦语和藏-缅语三个语族；藏-缅语是这个语系的重心；三个语族之间，藏-缅语和克伦语的关系较近，从而构成藏-克伦上位语族而同汉语相对。作者把传统认为属于汉-藏语系的壮-侗语族（即台语）和苗-瑶语族排除在汉-藏语系之外。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认为这些语言和印度尼西亚语有共同的词根，同属于澳斯特罗-泰（Austro-Thai）语系。作者的论据是：壮-侗语、苗-瑶语和汉语所共有的单音节词根、声调系统以及“主-动-宾”语序的特征，不能作为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依据，而藏-缅语、克伦语和汉语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无论声韵母、声调和语序差别都较大，但通过对一些基本词根的比较所建立起来的语音对应规律却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这一

观解冲破了传统观点的藩篱，在汉-藏语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知名学者如西门华德、米勒等人纷纷著文评述，颇多微词，目前国内外对这种观点看法不一，尚有争论，本书只是一家之言。

作者对藏-缅语作了较为深入的比较研究，构拟了原始藏-缅语的声韵系统和一部分语词，并进行了藏-缅语内部的语言分类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藏-缅语材料。在汉语部分，作者用构拟的原始藏-缅语与上古汉语进行比较，从而构拟出汉-藏母语的形式，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作者通过汉语与原始藏-缅语的比较，对上古汉语语音的构拟提出了新的见解，如：认为高本汉所构拟的韵尾*-g和*-d，源自u和i，这点可从藏-缅语的*-w和*-y得到佐证；指出高氏的不送气的塞音（高氏把喻云组拟为*g-；喻以组拟为*d-，邪组拟为*dz-）和一套不完整的齿上音是多余的。此外，在本书中还可以找到不少语义比较研究的材料，如许多汉字的古义早已失传，但在藏-缅语中保存，如“爲”（卜辞作手牵象），藏-缅语*m-gwi解作“象”，与“爲”有同源关系；又如“出”（《尔雅释训》：“男子谓姐妹之子为出”），藏-缅语*tu~*du解作“外甥”，两者有同源关系。对于汉语和藏-缅语的关系作者的结论是：尽管（1）藏-缅语中复杂的形态变化在汉语中几乎无迹可寻；（2）这两个语族只有很少同源词；（3）两个语族的语音系统在很多方面不同，在某些点上几乎不可能加以调和；（4）两个语族的声调系统好像没有关系，但这两个语族却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这是基于两者具有共同的基本词根这一事实。作者推断说：汉-藏语成分只构成汉语的表层，而底层另有不同来源。

作者对于有关系属分类的重大问题上的新观点未作有力论证；所作构拟也不免有主观臆断之处，这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古汉语研究方面，大多依据高本汉的说法，而对评述高氏的材料参考甚少。书中汉字错误较多，译者尽量查对

校正，但不免挂一漏万。另外，书中出现八百多个汉字，大部分和藏-缅语有对应关系，但只附在脚注下，没有和藏-缅语词汇一起编成索引；注解中出现的参考论文和著作较多，也没有汇编成索引。为弥补这一缺陷，周法高在介绍本氏此书的“上古汉语和汉-藏语”（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五卷、第一期1972年12月）一文中作了“汉语和其他语言索引”和“本氏书引用著作表”两个附录。本书将这两个附录转录于后（前一个为附录三，后一个为附录四的（3））。

本尼迪克特在1976年发表了题为《再论汉-藏语系》的长文，可以说是《概论》的续篇。考虑到读者查阅的方便，我们把它译了出来，做为附录五。

本书所用材料，我们尽可能根据已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核实。但书中涉及的语言和例字很多，不可能逐一加以核校，比如所使用的藏语书面语的材料，有些找不到出处，只能维持原状，能找到出处的，则尽量改正。在词义注释上，有一些只能依据英语的解释翻译，由于英语有时一词多义，难免意义上有差错的地方。本书的术语较多，在汉语部分我们尽量采用我国传统的音韵学术语对译。本书的前言、序言、第1节至第9节、第39节至第48节以及附录三由罗美珍翻译；第10节至第38节以及附录二、附录五由乐赛月翻译。本书译稿曾经商务印书馆潘培皋先生核校，特此感谢。由于我们水平低，译文中错误一定不少，望读者批评指正。

罗美珍 乐赛月

1984年3月

前 言

本书初稿早在二十五年前写成。这是“汉-藏语言学”这本大部头著作的缩写。本尼迪克特(Paul K. Benedict)和谢飞(Robert Shafer)从事“汉-藏语言学”研究工作多年，但这项研究至今还是个没有出版的手稿，其中约有十二卷作为学术档案仍保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作者那里。

今天本书以这种形式出版，很大程度上是哥伦比亚大学马提索夫教授(James A. Matisoff)的主意。这部书多年未能出版当然已尘封灰积，即使书中所包含的事实相对地没有变化，这本书仍显得老了些。由于其他书和文章的发表，本书所提供的材料日益显得陈旧；而要把这么大一部书提高到现时水平又非我们能力所及。尽管如此，马提索夫却发现了这本书的手稿，觉得它的资料之丰富，并以几乎像哥白尼一样的洞察力，从其他语言区域围绕着某个特定语言区域这种观点出发提出的“汉语中心说”，在本尼迪克特博士自完成他的手稿而把它搁置起来去从事旁的工作以来的这许多年月里，可说是独树一帜，而且无出其右。

问题是如何改写成这样一本书：既要保持原书的范围，又要吸收原书的材料，还得正确对待原书写成以来在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选择原始材料并重新加以组织，就像古叙利亚人为罗马市场重织中国丝绸那样，这可是项令人生畏的工作，几乎肯定会阻碍整个工作的进程；由于考虑到这部书的读者是语言学家，化这么大的力气对提高该书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意义，实在令人怀疑。

本尼迪克特博士终于承担起在某些方面把原稿提高到现时水

平的工作，他尤其能够对有争议的有关语言学问题提供材料或提出新的见解。因此我们对少量诸如注 1 中关于中国人口粗略估计数字这种难以服人的说法不予置评。最近我们掌握了更大的数字，但也不一定可靠；问题是有多少亿说某种形式的汉语并不改变操这种语言人数众多这一根本事实——正因为操这种语言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我们更不能忽视他们的语言及其在有关语言中的地位的研究。

除了本尼迪克特博士改写的正文和注解外，马提索夫教授根据他自己对拉祜语和以该语族有关语言为中心的研究，补充了很多注解。因此就有了两套注解。为了读者的方便，我们统一了编号，老的注解以罗马数字表示，新的以斜体数字表示（本书中打 * 号表示——译者），如注 12 是老注，注 * 13 是新注。马提索夫教授的注解在该注解后面用他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JAM）加括弧表示。

普林斯顿大学
中国语言学规划

小弗兰克·爱·基尔曼
(Frank A. Kierman Jr)

序 言

本书原稿大约完成于1942—43年，后来一直搁置一旁，打算以后能作进一步分析。它一直埋在作者书房里的乱书堆中，到1968年才被哥伦比亚大学马提索夫教授发现。他把这个稿子油印出来作为他在该大学开设的具有开创性的藏-缅语课的课本。本书今天得以出版，完全是由于马提索夫教授的热心，他慷慨地承担了本书的编辑，提供了最新的书目材料，并以他对缅-傈僳语支调查研究的最新材料充实本书。

作者准备了一个原稿的新的修订本，重新安排了一些材料，对原稿上的注进行了少量的校订，并对整个稿子全面地作了注解，特别着重于克伦语和汉语部分。这些注解一部分是以前发表过的材料（特别是作者1948年b文），一部分是对整个汉-藏语系语言材料重新细致分析的结果，这些分析得力于这个领域最新发表的著作，著名的有欧德里古尔（Haudricourt）的《克伦语的构拟》（Karen reconstructions），福雷斯特（R. A. D. Forrest）的《列普查语分析》（Lepcha analysis），琼斯（Jones）的《克伦语》（Karen），伯令（Burling）的《克伦语、缅-傈僳语、博多-加罗语、库基-那加语》（Karen, Burmese-Lolo, Bodo-Garo, and Kuki-Naga），马提索夫的《缅-傈僳语》（Burmese-Lolo），亨德森（Henderson）的《铁丁钦语》（Tiddim Chin），斯特恩（Stern）的《西因语》（Siyin），张琨的《嘉绒语》和罗常培的《独龙语》。

作者于1935年在导师韦尔（James R. Ware）教授严格的帮助下进入哈佛大学的东方研究机构以后，为了再次探索深奥的中古和上古汉语，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作了广泛而全面的探讨。在这再一次的研究过程中，作者得到了较大的充实，特别是有关一些

早期汉族和澳斯特罗-泰人关系（这些澳斯特罗-泰人的文化和语言深受汉族的影响）的知识。本书最后一节未加校订或注解，因为该节在某种意义上已约略反映了后来的一些发现，也说明了我們现有的汉语知识（和一般汉-藏语言知识）的提高情况，因此当时提出的含糊的设想已不适用了。今天，我们在汉-藏语的构拟上确已有了一个比较站得住的系统，已经能够构拟出许多较早的（已消失的）汉语的形态（尤其通过声调的分析），并且看来我们也确已构拟出了汉-藏语的声调系统（见注494）。我们现在也有了一部分比较可靠的藏-缅语和（或）克伦语、汉语所共有的汉-藏语词根，这部分词根在今后继续研究过程中可望迅速扩大。

作者要深深感谢马提索夫教授，他使本书总算有了着落，也要感谢使本书得以出版的普林斯顿大学基尔曼教授。此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格莱分校汉-藏语言学科研项目的工作人员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忘我地工作，准备了基本材料，而本书大部分说明即根据这些材料写成；该项目的工作人员沃尔特斯先生（Donald Walters），他尽了一个语言学家的职责忠实服务；马西娅·本尼迪克特（Marcia Benedict）提供了本书科研项目所需的研究工具；马然博士（LaRaw Maran）贡献了本书所用的现代克钦语材料；康奈尔大学包拟古教授（Nicholas Bodman）提供了藏-缅语族北部诸语言的材料；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赫佐格教授（Marvin Herzog）和哥伦比亚大学语言系图书馆工作人员提供了现成的汉-藏语言原始材料，特此一并致谢。最后，作者曾得到已故博学而卓越的克罗伯教授（A. L. Kroeber）的帮助，他在伯克莱有胆识地开创了汉-藏语言研究，为了纪念他，特此将他写入本书献词。

本尼迪克特（F. K. B.）

1969年12月13日纽约

目 录

译者的话	(一)
前言	(四)
序言	(六)
正文	
1. 引言	(1)
2. 分类法 (概述)	(1)
3. 分类法 (汉-藏语言)	(2)
4. 藏-缅语言分类	(2)
5. 藏-缅语构拟 (历史的)	(9)
6. 藏-缅语言的主要材料来源	(10)
7. 藏-缅语的辅音 (概述; 韵尾)	(11)
8. 藏-缅语的辅音 (声母)	(13)
9. 藏-缅语的复辅音	(34)
10. 藏-缅语的元音 (词末位置; 复元音)	(58)
11. 藏-缅语的元音 (词中位置)	(73)
12. 藏-缅语的声调	(90)
13. 藏-缅语的形态 (历史)	(96)
14. 藏-缅语的形态 (范畴)	(96)
15. 藏-缅语的代名词	(97)
16. 藏-缅语的数词	(98)
17. 藏-缅语的形态和句法 (概述)	(100)
18. 藏-缅语的词缀 (特殊的)	(101)
19. 藏-缅语的词缀 (概述)	(101)
20. 藏-缅语的舌尖音后缀	(102)

21. 藏-缅语的前缀 (概述)	(108)
22. 藏-缅语前缀 *s-	(110)
23. 藏-缅语前缀 *r-	(114)
24. 藏-缅语前缀 *b-	(116)
25. 藏-缅语前缀 *g-	(118)
26. 藏-缅语前缀 *d-	(121)
27. 藏-缅语前缀 *m-	(124)
28. 藏-缅语前缀 *a-	(129)
29. 藏-缅语的交替 (辅音的, 元音的)	(132)
30. 克伦语 (概述)	(136)
31. 克伦语的形态 (范畴)和句法.....	(137)
32. 克伦语的代名词	(138)
33. 克伦语的数词	(138)
34. 克伦语的前缀	(140)
35. 克伦语的辅音和复辅音声母	(141)
36. 克伦语的辅音韵尾和词中元音	(150)
37. 克伦语的词末元音和半元音	(155)
38. 克伦语的声调	(185)
39. 汉语 (概述, 历史的)	(161)
40. 汉语的形态 (前缀、后缀、交替)	(162)
41. 汉语的代名词	(165)
42. 汉语的数词	(166)
43. 汉语音韵学 (历史的).....	(167)
44. 汉语的辅音 (声母, 韵尾)	(167)
45. 汉语的复辅音	(171)
46. 汉语的元音和复合元音	(173)
47. 汉语的声调	(180)

48. 结语(汉语)	(181)
注解.....	(182)
附录一: 语言名称汉—英对译表.....	(335)
附录二: 藏-缅语—汉语词根索引	(340)
附录三: 汉语与其他语言索引.....	(356)
附录四: 参考书目索引	
(1) 藏-缅语言的主要资料来源	(388)
(2) 作者和编者书目索引.....	(404)
(3) 本书正文和注解中所引用的论著.....	(407)
附录五: 再论汉-藏语系	(422)

§1. 引言

汉-藏语系如本书所概述的那样，包括汉语、克伦语和各种藏-缅语言。该语系通行在中国、印度支那、泰国、缅甸、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1,2}。有关该语系的一些问题已作了比较仔细的研究，但对整个领域综合的论述迄今无人尝试。格鲁布 (W. Grube)、拉古佩里 (Terrien de Lacouperie)、特罗姆贝提 (A. Trombetti)、普鲁伊路斯基 (J. Przyluski)、施米特 (W. Schmidt) 和李方桂³ 等人所写的最著名的概要都是比较肤浅的，有些方面则完全误入歧途。作者希望本书能有助于在远东学术研究中弥补这种缺陷⁴。

§2. 分类法 (概述)

关于汉-藏语系，我们必须考虑两个大的分类课题，即三个主要语群之间关系的性质和藏-缅语言内部诸语言的分类⁵。第一类课题已按以下方式解决：藏-缅语和克伦语可以构成一个与汉语对立的上位语族 (superfamily) (藏-克伦语族)。藏-克伦语和汉语的关系比较疏远，可与闪语和含语或阿尔泰语和乌拉尔语之间的关系相比。另一方面，克伦语和藏-缅语的关系就像赫梯语和印欧语系的关系一样，即藏-克伦语在分类上和印度-赫梯语的地位相同⁶。相反的意见是，汉-藏语系的分类必须同所有其他语系加以区别。

作者最近试图指出泰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的关系比和汉语的关系更近，汉·泰语有亲属关系的传统观点必须摒弃^{7,8}。包括兰斯铁 (G. J. Ramstedt)、唐纳 (K. Donner)、刘伊 (E. Lewy)、布

达 (K. Bouda) 和芬德森 (H. Findeisen)⁹在内的一些学者曾探求把叶尼塞澳斯特亚克 [Yenisei Ostyak (Ket)] 语系同汉-藏语系相联系, 这一观点得到施米特、特罗姆贝提的某些赞同, 但通过对证据的严格检查, 事实有力地表明: 上述两个语系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有人试图把汉-藏语和高加索语 (霍奇森 B. H. Hodgson, 布达)¹⁰、孟高棉语 (孔好古 A. Conrady)^{11·12}或其他语族相联系, 同样没有成功^{13·14}。

§3. 分类法 (汉-藏语言)

以上概述的汉-藏语系是根据藏-克伦语和汉语所共有的一系列单音节词根建立起来的。正如下面所显示的, 关于这些词根的某些语音规律可以肯定下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个材料所揭示的发生学上的联系。汉-藏语系两个分支都以使用单音节词根和声调系统的发展为特征, 不过这些特征没有什么“重大”的价值, 因为这两个特征其他语系 (台语、苗-瑶语) 也都有。以句法来说, 汉语和克伦语的宾语在动词之后, 而所有藏-缅语则毫无例外, 宾语一律放在动词之前。就藏-缅语形态一般是古老的性质来看, 人们可以假定藏-缅语的语序是一种原始的形式, 而汉语和克伦语的词序则都是受了动词加宾语类型的邻近语系 (台语、苗-瑶语、孟-高棉语) 的影响。克伦语和汉语在句法上出现的一致性, 就其来源来说是次要的。它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同克伦语和藏-缅语之间占优势的词汇上的一致性相比。一般来说, 词汇是主要的, 形态和句法是次要的¹⁵。

§4. 藏-缅语言分类

藏-缅语言, 就已经记录的来说, 超过了一百种, 组成了汉-藏语系语言的“重心”。这个语族就其错综复杂来说, 大致可和印-欧语系相比, 存在许多分类上的问题。一些大的分支或“核心”虽能加以区分, 但一些较小的单位费多大劲也不好归类。其中有

几种残存语言的材料少得可怜，或者只是零星片断的记录，当然，将来可能会有更充分的材料使我们把大多数这种语言放入一个更广泛的分类表里，但是在目前本书作者宁愿简单地把它们列为不同的单位，并注明它们最有可能的亲属语言。

现将藏-缅语的七个主要的分支或核心列举如下。每个核心中那些语言的直接的发生学上的关系当然要表示出来，同时对多少缺乏直接关系的其他语言也与之联系起来论述。

(1) 藏-卡瑙里语（博迪语支——喜马拉雅语支）；也许还有若尔盖语、列普查语和马加里语。

(2) 巴兴-瓦尤语（基兰提语支）；或许还有内瓦里语。

(3) 阿博尔-米里-达夫拉语（米里语支）；或许还有阿夏语、迪加罗语、米佐语和迪马尔语。

(4) 克钦语；也许还有卡杜-安德罗-森迈语（卢语支）和塔曼语。

(5) 缅-傈僳语（缅语支）；也许还有怒语

(6) 博多-加罗语（巴尔语支）；也许还有孔亚克语、和查雷尔语。

(7) 库基-那加语（库基语支）；也许还有米基尔语、梅特黑语和姆鲁语。

上面所列的七个不同分支，就其内部繁简程度来排列的话，首先是藏-卡瑙里、缅-傈僳和库基-那加三个上位语群，它们各自拥有一大批语言和方言；其次是内部关系紧密的巴兴-瓦尤、阿博尔-米里-达夫拉和博多-加罗语群；最后是克钦语，它只由现代方言和一个已消失的特殊方言——吉利语组成。吉利语在一个世纪以前（1817年）为N. 布朗（N. Brown）所记录。而克钦语处在藏-缅语的“十字路口”，它在语言中的地位也同它在地理上的位置（北缅）相当。克钦语无论在词汇和形态上既同藏语、巴

兴语以及北部其他诸语言相联系，也同缅语、博多语、卢舍依语以及南部其他诸语言联系。从克钦语这个变化多端的语言中心出发，语言变迁的情况是：往东是从怒语到缅-俾俾语，往西是从孔亚克语或“纳克德那加”语到博多-加罗语。首先为格里尔森 (A. Grierson)^{16·17}所识别的卡杜-安德罗-森迈或卢语支语群，同克钦语有特殊的亲属关系，就像这语群中的塔曼语（布朗 R. G. Brown 1911 年的材料）同克钦语也有特殊的亲属关系一样。但这些语言没有一种为我们所熟知，能据以作进一步的分类。

